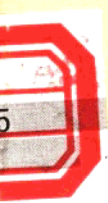


王宗汉著



情债

原野系列·长篇小说



漓江出版社

PDG

原野系列



组稿编辑：李海鸣

责任编辑：李海鸣

封面设计：石绍康

ISBN 7-5407-2221-5



9 787540 722210 >

ISBN 7-5407-2221-5/I · 1377

定价：14.00 元

王宗汉著



* T114907 *

情债

原野系列·长篇小说



AB218/11

漓江出版社

情 债

王宗汉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36,000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 7—5407—2221—5/I·1377

定价: 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天上一声雷，
雨打柳叶垂；
坡上两棵树，
我的爱给谁？

稀溜溜的泥，
那是脚走的路；
哗啦啦的雨，
那是眼淌的泪！

.....

王宗汉，男，专业作家，兼任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市文联副主席。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关东响马》、《末代马贼》（上下）、《马贼的妻子》（上下）、《荒村野情》、《齐寡妇的桃花运》等；中篇小说《好一朵茉莉花》、《野种的母亲》等六十九部；短篇小说《高洁的青松》等二百余篇；电影文学剧本《关东大侠》、《马贼的妻子》、《山野》、《游魂》、《匪妇》等；电视连续剧《雪野》、《荒野》、《山野》、《老屋》、《情债》、《罪孽的回声》、《抗联别动队》等九十二部集。

获国家级奖九项，大区奖五项，省级奖八项。





目
录

第一章	苦涩的乡风	 (1)
第二章	缠绵的乡情	 (26)
第三章	苍凉的乡景	 (59)
第四章	骚动的乡僻	 (97)
第五章	难解的乡仇	 (131)
第六章	喧闹的乡曲	 (168)
第七章	弯曲的乡路	 (205)
第八章	忧伤的乡恋	 (246)
第九章	沉重的乡俗	 (283)

第一章

苦涩的乡风

朱四第一次让女人的身子擦得火烧火燎的竟是一个长他六岁的半大老婆子姜七媳妇，他是蹲在一面坡上那片叫馒头石后面偷看的。那是个大夏天，天热，朱四脱得赤条条地站在小马架子前的一根圆木上抡动着镢子，突然听到不远的地方有人说话，朱四连裤子都没顾得穿就惊慌地拎着镢子离开小屋前，飞快地躲进那片乱石后面了。他看到一群女人从左边的小树林儿里走出来，边走边采地上的野菜，姜七媳妇就在这群女人中间。女人们经过小马架子前钻进了前面的林子里，姜七媳妇却向左右看了一阵子奔小屋走过去了。

躲在乱石后面的朱四探着头一直望着小屋门前。他看到姜七媳妇坐在小屋门前的倒木上撩起衣襟擦着脸上的汗，随后又脱去了带着补丁的小褂。她在用小褂扇着风。此刻，只有一个自做的“小紧身儿”遮着她的前胸，从胸口往下全都袒露着。在这以前，朱四对女人的印象还是处在一种朦胧状态，可今天脱去外衣以后的姜七媳妇却显露出了女人特有的奇彩，那圆滑的宽宽的肩膀，从肋下凹陷下去的细腰以及再往下那丰满的臀部，都让朱四心跳。朱四又看到了姜七媳妇的肚脐儿，那小东西在肚子中间圆圆地陷进去。

“妈的，这肚脐儿……”朱四轻轻地骂了一句。

姜七媳妇顺手拿起朱四扔在小屋门口的小褂。

朱四微微欠起身，又低声地骂了一句：“妈的，这娘们儿要干啥！……”

小屋门前的姜七媳妇捧起小褂用手摸着肩头挂破的地方然后放在鼻子底下嗅着。乱石后的朱四困惑了，捏着铧子站起身竟忘了自己连件裤衩都没穿。如果姜七媳妇真要拿走他的小褂，朱四一定会这样赤条条地闯出去。

姜七媳妇并没拿走朱四的小褂，她把小褂放在原处，站起身，又向四周看了一会，然后离开小屋前向远处走去了。

自从姜七媳妇在一面坡上展示了女人的奇彩之后，朱四便整天想着大满，他想大满也一定会有姜七媳妇那样的圆滑的宽宽的肩膀，也会有从肋下凹进去的细腰以及再往下那丰满的屁股。大满比姜七媳妇长得壮实，朱四想像不出大满的肚脐儿会是个什么样儿。朱四自叹没有福分，和大满相好了两三年他只碰过一次大满的手，那还是五年前的事，现在回忆起来也朦胧了。后来大满成了齐三荒子的媳妇，朱四便没和任何女人有过交往，尽管他也常常想过女人。

朱四躲在一面坡上干活是背着队干部的，村里采野菜的女人们经过一面坡的当天晚上，有人在一面坡上干私活的风声就传到队干部的耳朵里，尽管他们还不能确定那人就是朱四，可朱四不能不出去避避风儿了。他跑到矿山上去了半个多月木匠活儿。朱四回到流云沟那天，没等进村就被姜七媳妇堵在村外的高粱地里了。那一年的秋天来得早，刚迈进七月门高粱棵子就长到齐肩高了。朱四背着木匠家什箱子在田间的小毛路上走着，听到高粱叶子沙啦啦的响声，他总感到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朱四不得不蹲下身等那响声停下再走。可那响声却越来越大越来越

近了。姜七媳妇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朱四的面前。

朱四蹲在高粱地里渐渐看清了走过来的人。

“七嫂哇，”朱四松了一口气站起来，“吓了我一跳。”

“怕啥？”

在朱四的印象里，姜七媳妇没坏过任何人，对她可以吐露真情，他说：

“若是让队干部碰上了又得麻烦，还不得说我搞资本主义？”

“你从南岗上一下来我就认出是你了，”姜七媳妇往前跨了一步，“这是到哪去了？”

“到矿上转了转，找点活儿干……”朱四向后退了一步。

“总这么四处转悠，哪年是个头哇？”女人望着朱四那宽宽的胸脯子，“四兄弟，你是想攒钱娶媳妇？”

朱四被她看得身上有些痒，他说：“这钱也难攒，七嫂还不知道我的实底，连个窝儿还没有呢……”

“还在你二舅家住呢？”

“还能上哪去？一面坡上的那个小马架子能住人吗？”

女人壮了壮胆子说：

“那就搬到我家去吧，七嫂亏待不了你，我怎样对待姜七就怎样对待你……”

朱四吃惊地看着面前的女人，他听明白了，这娘们想招他进家当“套股子”。

“七嫂，看你说些啥……”朱四向旁跨了一步想走过去。

“帮你七哥拉扯着过这个家吧，”女人也向旁跨了一步挡住朱四，“我给你缝连补绽，给你生儿养女……”

朱四没开口，他抬起头看一眼姜七媳妇。姜七媳妇正在盯着他。那带着补丁的小褂被两只大奶子撑得紧紧的。

“四兄弟，你是嫌嫂子岁数大？”

“不……”朱四又看了姜七媳妇一眼。

朱四没说假话，这娘们三十二岁了，比朱四大六岁，可长得并不老。但朱四是不愿到别人家去当“套股子”的，这话在嘴边转了几转又被朱四咽回去了。

“怕你七哥不认？”

“……”

“你七哥身子没力气可心里不糊涂，一家五口得吃得穿，不找个帮手，这日子怎么过？”

朱四站着不动，也不说话。朱四又抬头看了姜七媳妇一眼，他突然想到了那小褂里面的肚脐儿……

姜七媳妇抓过木匠家什箱子背到了自己的肩上，再没说啥，拉着朱四向高粱地的深处走去了。

前面说过，朱四也接触过女人，那是五年前他拉过大满的手，而且只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在惊慌中去触摸一个女人的要害部位，在朦胧中嗅到女人那奇异的气味听着女人的呻吟还是从未有过的。直到二十年后，朱四每经过高粱地他都会联想起那个闷热夏天的傍晚，背上高粱叶子的响声，以及冲动过后欢乐与痛苦、欣慰与悔恨交织的心情。在当时，他还想不到人生会有一种无法结算的情债，而且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那一天朱四回到二舅家，靠在腕子炕上的木箱上把要到姜七家的事讲给了二舅。二舅周福川盘腿坐在炕上说出的话是不紧不慢：

“爹亲叔大娘亲舅大，你爹妈没了，这么大的事总得跟我商量商量吧……”

二舅妈坐在窗台上，身边放着个小筐，她一边摘菜一边说：

“孩子要走就让他过去吧，这又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二舅说：“我说丢人了吗？咱流云沟给人家拉帮套自古有之，

可有些话要事先摆明说亮省得日后麻烦……老四，迈了这一步你不能后悔？你可想好。”

朱四没吭声，他不好回答二舅提出的这个问题，甚至二十年之后他都说不清对当年的这一决策该悔还是不该悔。

就在这同一时刻姜家的两口子也在探讨这一有关姜家荣辱存亡的大事，也纠缠在悔与不悔的问题上。

姜七靠墙坐着不断地喘，姜七媳妇坐在对面炕的炕沿上，她十分烦躁地要姜七口供：

“你到底是怎么个打算？这可是你出的道儿我才去找朱四，你若是后悔了，你要不认，觉得心里憋屈，我就跟朱木匠把话说过去，好让人家自讨方便……”

“我没说不认……”姜七说话的时候喘得更厉害了。

姜七媳妇说：“若是这么定了，就得按照老规矩你亲手把朱四的行李卷扛到家来。”

“若能扛动他的行李卷，我也就不走这一步了……”

“一双鞋你还拎得动吗？”

姜七没表态。

姜七媳妇又追问姜七，她说：

“你可想好，你若是过三过五的又后悔了咱们就不走这一步。”

女人让姜七“想好”，姜七却想不好，他和朱四一样，二十年之后他也说不清这一步迈的该悔还是不该悔。

朱四自然不知道姜家两子的一切，二舅让他“想好”，朱四翻了翻眼睛，先是点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二舅也看不出他的意思日后是能后悔还是不能后悔。

“你若是铁心走这一步，我不拦你，”二舅继续教导朱四，“一年挣的工分都交给老姜家？”

“还没细说……”

二舅问：“老姜家供你穿的不？”

“还没细讲……”

二舅又问：“生了孩子归谁？”

“这事没想……”

“生了孩子你得和姜七对半分，两个孩子你要一个，四个孩子你分俩，你个五尺多高的汉子去帮别人过家，为了啥呀？拉帮套的劈杈子这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章法。记住。”

二舅妈望着窗外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哎哎，老姜家两口子往这边走呢，不是扛老四的行李来了？”

二舅一挥手：“去，把院门关上，先别让他们进来。”

二舅妈劝着二舅：“看你这人，咋这么个脾气，能把人家拦在外边吗？有些话进屋再说呗。”

姜家两口子进院了。在这之前村里的大部分中年人都管周福川叫二叔管老周太太叫二婶，姜七和姜七媳妇也这么叫。可是今天得改口了，得随着朱四叫，一进院姜七媳妇就冲屋里喊了一声“二舅”。进屋后姜七又冲老周太太叫了声“二舅妈”。接着便是那套烦琐的请股子仪式，最后是姜七媳妇捆好了朱四的行李，她又把朱四的一双鞋递给了姜七。

“慢着，我还有话，”周福川把手放在行李上，“我跟四儿说了，到了你那儿，就得把姜家的日子当自己的日子过……”

姜七媳妇感激地说：“二舅明白事理。”

“把话说开了：朱四给你顶起半个家就得当半个丈夫，这话，不用细说吧？”周福川说这话的时候用眼睛瞥着姜七。不用细说可谁都听明白了，那是说姜七媳妇得和朱四睡觉。

姜七媳妇说：“二舅，这你放心……”

周福川还是用眼睛瞥着姜七：“我是在问老七。”

“明白……”姜七喘着。

“明白人好办事，”周福川仍然按着行李卷，“把丑话说在头里，若真有那么一天你们闹掰了，想让朱四离开姜家，他的行李卷儿你们是怎么搬走的就再给他怎么送回来，他若自己扛着回家，我可不让他迈我这门槛……”

姜七边嘴边说：“看二舅说的，怎么能闹到那一步……”

周福川这才把手从行李上抬起来：“天长日久不更好吗？我是说万一……”

“不能。”姜七媳妇说着冲姜七递了个眼神。

“对，不……”姜七喘得连“能”字都没说出来。

尽管招股子不放鞭炮不摆席，可也必须用一种形式向人们宣告，就像这一天姜家招朱四一样——村道上，姜七媳妇扛着个行李卷走在前面，她的身后跟着拎着一双鞋的姜七，再往后就是背着木匠家什箱子的朱四。走得不要急，要让乡里人看见。村民们看到这情景，有的站得远远地望着，有的尾随在三个人的身后，那些好事的人竟一直跟着朱四走到姜家门前，看着三个人都进了姜家小屋他们仍然不肯散去。

于是开始交头接耳了，于是在一个月之内流云沟人便有了交谈的话题。

拉帮套在流云沟是几千年传下来的风俗，在先前人们不管是对招套股子的还是对去拉套的这一行为本身都无非议，就像谁家的姑娘出了门子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一样既正常又平常。可眼前毕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了，不管流云沟人有力还是无力去改变这一习俗，但是在人们的眼睛里，这一生活形态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平淡无奇，人们现在看它就多少带点悲凉的情调。而且有不少人还要品头品足，说招股子家的不知羞耻拉帮套的没

志气之类，当然也有人从现实生活出发对他们寄予理解和同情。而马家姐俩则是个例外，那时候她们正在小院里抱着碾杆子推碾子，她们都看到了这一情景，她们却没发任何议论，姐俩先是默默地目送着朱四从自家小院门前走过去，随后二满偷偷地看了姐姐一眼，大满把脸扭向碾盘强迫自己不再往那村道上看，她低着头把碾子推得呼呼响。自然那些知道底细的人此刻也会联想到朱四和马家姐俩那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下意识地向这小院瞥上一眼，人们的议论是各种各样的，更多的人会猜想大满心里一定不会好受了。

看到朱四给姜七家拉帮套，大满的心情是沉重的。流云沟人日子过得苦，娶媳妇难，可六年前有几家从山东省过来的盲流，有人给朱四提过朱四却硬是没点头，因为那时候大满正在和朱四处。可是处了三四年，后来大满竟嫁给了齐三荒子，闪得朱四两头落了空。如今朱四却给人家拉帮套去了，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山穷水尽才走的路。大满感到对不起朱四，可这些心里话又无法当妹妹讲，她两眼盯着磨盘声音放得低低地说，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朱四也好姜七也好，都是日子逼到这个道儿上了才迈这一步，别人愿说啥让他们说去，二满，咱可别跟着说长道短。二满说，我才没那闲工夫扯这些，他姓朱的关我屁事儿！

大满知道妹妹说的不是心里话，朱四走了这一步对二满也不能一点触动也没有。

在二满十八岁那年的秋天，大满在河边洗衣裳的时候碰上木匠朱四。大满问朱四，还那么过呢？朱四说，不这么过还咋过？大满说，也该成个家了。朱四冷笑着问谁嫁给我？大满说，你还恨我？我走了那一步是我妈逼的，我不嫁给三荒子妈就寻死上吊的，这事你不知道？再说我妈那场病从三荒子手里借了六百多块，不走那一步用啥还人家？朱四拦住了大满的话，他说都过去

八百年的事了还提它干啥？没用。大满想给妹妹和朱四牵个线儿，她说，二满今年都十八了，你和二满处一处吧，二满比我好。朱四看了看大满，没说话。大满又说，你也不能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地过一辈子呀。她问朱四：这些日子夜里你还看场院吧。朱四说还看。大满说我让二满来找你，你们唠一唠。

吃完晚饭在涮碗的时候大满试探着妹妹，她说二满，你说朱四这个人怎么样？二满说还行吧，那人心眼子不坏。大满引导着说那朱四也挺有本事的。二满说可不，那碗架子打得多好，在咱这大山沟里朱四的手艺就算是上等的了。

“长相呢？”大满又问。

二满说长相一般，可比我姐夫也强多了，不管咋的，胳膊腿儿的都像个汉子。说到这二满突然把话停下了，她望着姐姐，把声音压低了说：“姐，你怎么了？你和他相好了？”

大满笑了：“我还找什么相好的？二满，你都十八了，就算是成人儿了，再说高中也没考上……”

二满笑起来，她说：“姐，你想让我和朱四处对象啊？”

大满告诉妹妹，我都跟朱四说了，你若是有心思和他处一处，朱四夜里看场院，你就过去和他唠唠。

大满注意到那天二满并没到场院去，可是大满没追问这事，她不能像妈对自己似的硬逼着妹妹嫁给谁。因为二满那天没到场院去，大满见到朱四也不知道怎样跟朱四解释，就当没有过这话。二满到底是岁数小，她有点沉不住气，过了些日子她对姐姐说，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那天应当给朱四一个准话儿，就这样不理不睬让人家白白等了大半宿有点对不住那大老实人。二满更担心的是怕朱四亲自跟她提出处对象的事，大满注意到那以后二满不敢见朱四了，即使在道上看见朱四了二满也想办法躲开。看到今天这情景，大满猜不透妹妹是什么心情，是放下了心里的

那副重担还是仍然怀着对朱四的歉疚？

对于朱四到姜家的事二满不想说任何话，但她自己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心理驱使她想听一听村里人有关这件事的议论。她知道，此刻无论走到哪里，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准是与朱四和姜七有关。

二满来到生产队饲养所门前。良子正用白粉子往墙上写“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他的身边站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媳妇，此人叫艾艾，长得瘦小但不失女性的魅力。二满听姐姐说过良子的心里一直装着她，可艾艾三年前就成了会计郝德顺的媳妇了。

良子见二满走过来就说：“二满呀，听说了吧，朱四给老姜家当套股子去了。”

二满说：“关我屁事！”

良子感叹着：“解放二十多年了，地主都没了，可拉帮套这风俗就破不了？我若是县长啊，就下一道令：谁要是去当套股子，就抓起来枪毙……”说到这他回过头来问艾艾，“德顺嫂子，你说我这道令儿下得对不对？”

艾艾推着良子：“别尽说些没用的，给我牵毛驴子去，我就拉两斗苞米面……”

良子从怀里掏出一块木头疙瘩：“艾艾，我在山上拣了一个桦树包，我看你给德顺做的那个烟袋挺好看的，你也给我做一个呗……”

艾艾接过桦树包说：“行，给我牵驴去吧。”

“我一个破饲养员哪有那么大的权哪？我不是说了嘛，借牲口得跟齐队长说。你这大会计夫人一张嘴齐队长能不点头？”

“齐三荒子不是没在家嘛，得了，今儿个不拉了！”艾艾把桦树包往地上一扔，“没人给你做那玩艺！”

艾艾转身离去了。良子冲艾艾的背影喊着：